

滇軍血戰臺兒莊

邱 開 基

民國二十七年臺兒莊大捷，為抗戰初期，給予日本軍閥最沉重的一擊。敵人攻下南京以後，大肆屠殺，迫我軍作城下之盟。沒有想到政府內遷，繼續抗戰，敵人乃沿津浦路北上，企圖和華北派遣軍南下的部隊會師，打通津浦路，我為遏阻敵人攻勢，與敵軍激戰於臺兒莊，殲滅了敵坂垣師團的九留米旅團。

最近日本文部省竄改侵略中國的歷史，企圖復活軍國主義，引起亞洲各國的強烈反對。為使讀者了解臺兒莊大捷經過，謹就筆者親身參與戰鬥的經過憶述當時實況，筆者當時為雲南部隊第六十軍副官長兼一八二師副師長，因師長病重，奉准返滇療疾，軍長命令筆者代理師長，指揮作戰，因而親身經歷了這一次慘烈的戰鬥。我軍英勇奮戰，拋頭顱灑熱血，真是可歌可泣，至今記憶猶新；袍澤犧牲的慘重，永難忘懷。筆者籍隸雲南，當年一同浴血抗敵的弟兄均是雲南子弟，因以「滇軍血戰台兒莊」為本篇之標題，既以弔慰忠魂，並揭發日本軍閥侵略的醜惡面目。

國軍第六十軍自雲南出發，奔赴前方抗戰，中央特予以重新裝備，每連有機槍九挺，戰鬥力

相當堅強。筆者陪同盧漢軍長在漢口晉謁委員長蔣公介石，當蒙蔣公面諭抗日之戰為長期戰爭，以空間換取時間，粉碎敵人速戰速決的戰略。六十軍赴津浦線的作戰任務，即在遲滯敵軍南下，阻止敵人搶渡運河，攻佔徐州。

接防時夜間遭遇戰

二十七年四月三日黃昏，六十軍軍長盧漢，奉命率一八二、一八三與一八四師接防東西皇寺山，藉以加強臺兒莊的防禦力量，俾徐州指揮部有充裕時間部署戰略會戰。如日軍在四月二十日以前渡過運河直逼徐州，日軍將可達成其速戰速決的戰略目標。因此，六十軍的任務，是阻止日軍在四月二十日以前強渡運河。

盧軍長派遣一八二與一八三兩個師直趨東西皇寺山接防；他自己則率一八四師及軍直屬部隊沿運河北岸向禹王山挺進。禹王山在運河北岸；東西皇寺山又在禹王山北約八公里處。所謂山者，虛有其名，實則不過丘陵而已。

兩個師受命後，輕裝疾走，銜枚夜行，於四月四日凌晨三時抵達東西皇寺山。

不意戍守東西皇寺山的友軍，不待我接防部隊到達，早已轉移到其他地區；以致我一八二與一八三師，在猝不及防情況下，與敵軍打了一場完全出人意外，昏天黑地的夜間遭遇戰。

陳旅長率隊攻裝甲

一場夜間遭遇戰，既慘烈，又悲壯！

一八二師與一八三師奉命緊急接防，勇猛前進，不料東西皇寺山與禹王山所夾地帶早被日軍佔領，我軍隊形密集，以強行軍速度運動，原期能準時到達目的地。行進中我與敵人突然遭遇，在敵人照明彈籠罩下，我軍全部暴露無遺。日軍挾其優勢火力，以步砲協同戰法，對我軍實施迅雷不及掩耳的戰術攻擊；敵軍裝甲車及時趕到，對我軍橫衝直撞，我軍犧牲已成定局了。不過敵人也萬想不到我們的密集隊伍，會在半夜裏衝進他們的陣地，敵軍驚惶於我們的「奇襲」。這正應了一句俗話：「麻桿打狼」——兩頭都害怕。在這場遭遇戰中，最壯烈的，首推旅長陳鐘書。敵人對我軍威脅最大的，莫過於裝甲車。在敵人裝甲車橫行無忌情況下，我軍將有全軍覆亡

之虞，陳鐘書旅長有鑑於此，決定身先士卒，乘照明彈熄滅之際，率領敢死隊三十餘人，身背手榴彈與炸藥，分別直撲敵人裝甲車，決心與裝甲車同歸於盡，這才把日軍的威勢，予以有力的封制。敵人的裝甲車被消滅，便是我軍享有戰鬪優勢的時刻。我一八三師向東西皇寺山前進，一八二師向禹王山北麓接近，日軍被夾擊於二山之間的空曠地帶。這一遭遇戰，盡殲日軍九留米旅團。然而我軍付出的代價也很驚人。要不是陳旅長和他率領的敢死隊壯烈成仁，我一八二師可能會全軍犧牲。一八三師傷亡也很慘重。鍾團長和嚴家海團長均在此一遭遇戰中光榮殉職，壯烈成仁。還有，一萬多雲南子弟，也作了異鄉忠魂！

四月四日上午十時許，盧漢軍長率一八四師直屬部隊抵達禹王山。

禹王山左禹王城，當時已被日軍佔領。幸好敵軍未在禹王山建立戰術制高點。否則，臺兒莊可能早已不支；而我一八二師與一八三師，在被東西皇寺山與禹王山日軍兵力夾擊下，早已全軍覆沒了。更重要的是，假如日軍渡過運河直下徐州，將如流水就下，勢不可遏。這樣一來，日軍就可以達到速戰速決之戰略目的，我國災難，必然增加。敵人計不出此，並非他們的智謀不足，而是莫可奈何。因為：一個少數人口的國家，即使國力無敵於天下，如欲遠離其國土，侵略一個人口衆多，領土廣大，文化歷史悠久的我中華民族，決無法控制廣大的戰爭面，只能「以城市控制鄉野」，此種「以點御面」的策略，便是日軍必定敗亡的主因。

禹王山保衛戰慘烈

有些事，的確是「無巧不成書」。

當盧漢軍長率領大軍抵達禹王山時，禹王城右翼高地已被日軍攻佔。此一高地的功能，和禹王山不相上下。它可以敵制運河南北兩岸國軍陣地；臺兒莊亦在其掌握中。日軍於擁有一戰術優勢據點之同時，乃以其絕對優勢之空軍戰機羣，配合地面上之強大火砲，掩護步兵，大有強渡運河之勢；臺兒莊亦岌岌可危，正是千鈞一髮之時！盧漢軍長當機立斷：命一八四師兩個團直撲禹王城，痛擊妄圖強渡運河的敵軍；一個團緊急援救臺兒莊——佯攻東莊。復命一八三師併於一八二師，令筆者指揮新編成之一八二師，即時在禹王山一帶建立防禦指揮所，並審形度勢，構築保衛運河北岸的防禦陣地。

當時盧漢軍長對我下的命令真是擲地有聲，命令上說：「一八二師在四月二十日以前，抱定與運河北岸共存亡的決心。如不能達成任務，唯死以報我最高統帥蔣委員長和我多災多難的國家！」

十一時許，我一八四師投入戰鬪。

在敵人獨佔空中優勢的空軍、配合其砲兵、裝甲兵與步兵聯合作戰協同阻擊下，我撲向禹王城的兩個團，儘管傷亡很大，仍本勇往直前的精神，有敵無我的決心，一波一波地向禹王城推進，使敵人強渡運河的美夢，剎那之間，成了泡影。

午後兩點多鐘，禹王城方面的戰鬪十分慘烈。然而，在攻擊臺兒莊西莊，和那一方面企圖強

渡運河的日軍，由於我軍從天而降，一方面感到側翼的壓力十分嚴重，一方面對禹王城那邊的戰事感到茫然。一句話：堅守臺兒莊的中國援軍已。兵力多少？戰力多大？敵人一無所知。在此「敵我不明」狀況下，日軍立即易攻為守，停止對臺兒莊西莊的攻擊，堅守東莊的既得戰果。至於原想強渡運河的日軍，也退却到臺兒莊東莊近郊，不敢冒險南窺。

這時我們的友軍正繼續在臺兒莊西莊勇猛殺敵，迫使日軍不敢貿然繼續攻擊西莊以佔領整個臺兒莊。此一局勢之造成固然得力於我們的友軍能征慣戰，有進無退，抱與臺兒莊共存亡的決心，死守臺兒莊西莊，獲至重大戰果。然而，追本溯源，如無我滇軍及時馳援，兩萬雲南健兒壯烈犧牲，東邊牽制日軍使其無法向運河運動而戰於禹王城；西邊迫使日軍退回東莊近郊遠離運河河岸，臺兒莊西莊能否固守？日軍是否可提前渡河進逼徐州？那就只有「默默無語問蒼天」了。

為國死難的滇軍健兒，安息吧！您們不僅死得其所；更由於您們的死，贏得了中華民國的生存；實踐了國父「我死則國生」的遺教；光大了「雲南起義」的真精神；在創建中華民國的歷史，您們以碧血丹心，為雲南同胞立下又一次的大功！三十五年後的今天我在臺灣寫回憶錄，謹向您們致最崇高的革命敬禮。

臺兒莊的戰略地位

六十軍之所以增援臺兒莊，完全為達成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最高戰略目的。軍長盧漢曾對我說

：「蔣委員長的國家戰略，是以空間換取時間；也就是以持久抗戰粉碎日本軍閥的速戰速決戰略。蔣委員長已決定四川省為長期抗戰的根據地。凡長江下游南北兩岸的人力、財力與物力，都是我們抗戰建國的國力，必須有相當時間的喘息，才能安全撤退到西南大後方，從事再生產，作為持久抗戰的戰力源泉。」

因此，增援臺兒莊，實質為阻止日軍南下攻打徐州，掠奪武漢；擊破日軍將我政府困於人窮地瘠之區的陰謀。

蔣委員長指揮的徐州會戰，是戰略攻擊、戰術防禦的謀略戰。我們必須阻止日軍強渡運河於四月二十日之前，就是引誘日軍將其沿江的主力，悉數投入徐州戰場，使我們有長江航運暢通之利，能及時將大江南北的國力，搶救到四川省及西南大後方，增強我持久抗戰的國力。

我在瞭解蔣委員長所策訂的國家戰略，並接受盧漢軍長野戰戰略指導後，身感責任重大；我敬謹接受在四月二十日之前，「與運河北岸共存亡」的軍令。

我軍撲向禹王城的兵力，漸有不支之感。但是弟兄們仍然咬緊牙根，在自己的戰崗位置上，寧被敵人的大炮擊中光榮戰死，決不後退而苟生。在這緊要關頭，我命李營長帶領全營弟兄迅速馳援，以阻禹王城方面敵人的攻勢。並特別指示：「不到晚上八點，不准後撤，俾我軍有足夠時間構築防禦陣地；違者軍法從事！」

李營長全身綁炸彈

李營長雲祥，不愧炎黃子孫，雲南硬漢，臨危受命他長跪在地，將一枚金戒子雙手呈給我說：「報告副師長，請把這個戒子交給我的老婆，對她說我早就回到雲南老家了。」

李營長雲祥去後，我又派一個加強連配合李營長行動，攻擊禹王城右翼高地。

我如此調度，本意是在減輕該高地的機槍火力對李營長的壓力。事有出人意料者，該加強連竟奮勇奪回了那一個具有戰術價值的高地，這對我爾後的防禦，有莫大的貢獻！無可否認的，這是倖運；因為我們的友軍二百餘人，在同一時間，也在襲擊該一高地，因此能够一戰功成！

戰鬪在滾滾黃沙、煙火漫天、地動山搖的情況下進行。直到晚上十點多，戰場上才趨於寧靜沉寂，無疑地這是李營長已達成了任務。李營長在敵人大砲、戰車、輕重機關槍的火海裏，他是如何達成使命的？該營寸副官聲淚俱下地向盧漢軍長報告：

「營長奉命後馬上展開戰鬪。鬼子的火力太大了，我們傷亡慘重。營長一看很糟糕——突然福至心靈，令我傳令各連，用我們雲南山地傳統狙擊術（隱蔽自己，等敵人近身時，冷不防予以致命一擊）與鬼子捉迷藏。這有兩個好處——一是節省彈藥，一是減少傷亡。」

「各連接到命令後，大家的槍聲逐漸停止。陣地逐次沉寂，鬼子以為我們撤退了，又以為我們被徹底消滅了。鬼子們一窩蜂地向我陣地衝過來，等鬼子進入我們的射程之內時，我們突然開槍，打死了很多很多日本鬼子！就這樣，我們阻

止了日本鬼子的攻擊。鬼子步兵不攻擊我們了。」「可是，鬼子的大砲向我們亂轟。戰車向我們陣地隱蔽處進行威力搜索射擊；看他們橫衝直撞的樣子，好像瘋了。唉！我們又開始有很可怕的傷亡了！這情形，看在營長眼裏，他也不知道怎樣才好，急得頭上直冒汗。」

「大概是情急智生吧！我們親見李營長率領二十多個兄弟，全身上下綁滿了手榴彈和炸藥，匍匐前進到鬼子戰車經過的路上……轟隆隆……轟隆隆……轟隆隆……營長死了，二十幾位兄弟也跟着營長去了！鬼子的戰車多輛也被炸壞了。啊！營長……！」

寸副官雙手掩面直哭，在場的人悲憤不已。誰也沒法安慰誰。夜，靜得令人窒息，倒是寸副官又開口了：

「我們的弟兄看到營長用生命和鬼子的戰車拼命後，全都瘋了。誰也沒有命令誰，誰也沒有指揮誰；有的效法營長的戰法，有的爬上鬼子戰車，把手榴彈和炸藥向戰車車箱裏扔……」

「報告軍長，我們能守到十點多鐘，就是不耍命的打法，把鬼子趕回去的。我們完成了任務沒有？」

寸副官不再哭了。他臉上在昏昏燭光照耀下，放射出平和的光彩。他心中好像有所決定。但見他心平氣和地說道：

「報告軍長，您知道我為啥不跟營長一起死？因為我要向軍長報告營長和他的弟兄們為國盡忠的情形。我總算完成任務了，現在該輪到我了。」

不提防一聲槍響。寸副官連人帶槍（手槍）倒在地上，口中斷續地喊着：

「中華民國萬歲……蔣委員長……萬歲……營……長……我……我……來了。」

死守爭取應戰時間

盧漢軍長命一八二師在運河北岸阻敵強渡運河，以莊嚴肅穆的態度，斬釘截鐵的語氣重申前令：「未奉命令撤退而渡運河者，死！」之後，留下野砲營和戰車連歸我指揮運用，盧漢軍長立即率領一八四師倖存官兵和軍直屬部隊渡過運河，在南岸王母山一帶，布署六十軍的最後防線，與我北岸禹王一帶陣地隔河呼應。

由於李雲祥營長的忠勇赴戰，壯烈犧牲，爲我一八二師爭取了構築堅強防禦陣地的時間；當時，日軍攻勢雖然猛烈，始終未能突破我封鎖線渡過運河。我同時發現日軍對我陣地所採取的攻勢，有其固定程式。那就是：先用偵察機投擲各種顏色汽球來指示各類攻擊目標。然後轟炸機出動配合砲兵行動，對我砲兵與重機關槍陣地進行轟炸與砲擊。繼則爲其裝甲部隊到我陣地來進行威力搜索。最後，日軍步兵在空砲協同與裝甲車火力掩護下，向我陣地發起攻擊。這種攻擊程式，每天上午與下午各一次。我更發現一件極具趣味性的事：每當日軍攻擊主角——步兵登上攻擊舞臺時，只要我步兵還擊，他們就不戰而退，也許他們「志在誘敵」。但，我們本兵法「窮寇莫追」的原則「以靜制動」。再說，這大概是我們

以血肉之軀，打败了他們無堅不摧的裝甲部隊，天威正盛，嚇得他們不敢正面迎敵。

針對日軍的「神經戰」，我擬望欣欣向榮的麥田，苦思破敵之計。我想到委員長蔣公對我們的訓示：與敵作戰，縱屬防禦戰，應將防禦陣地的前線，視爲我們自己的攻擊發起線。這是「寓攻於防」的原理。我又想到李營長用雲南山地傳統狙擊術制敵——我靈臺乍現，心明如鏡。麥田，既易構築「工事」，又利我之埋伏。於是，我決以「罾中捉鼯」之計殲敵。我知道坂垣派來的隊伍未必肯入罾，但，試試看並未妨礙我們的防禦計劃。我立刻召集營長以上幹部，講解我的部署及戰法；並要求在當晚（次日凌晨）三點鐘前，完成新的寓攻擊於防禦的戰鬥交通壕與各類偽裝陣地。

機砲齊轟敵勢囂張

四月七日晨曦時分，敵人偵察機二架飛臨我上空耀武揚威，投下各色指示汽球而去；我們不理睬它。有頃，敵轟炸機羣臨空，根據汽球指示目標，對我偽裝砲陣地大事轟炸；我們也不理睬它。敵轟炸機羣飛去了，別以爲我們的苦難可以喘一口氣。正相反，敵人的大砲又對我們造成新的震撼。您能想像那塵土飛揚，天愁地慘，翻江倒海，令人驚心動魄的威勢嗎？大砲方歇，十多輛裝甲車又到我們陣地來進行威力搜索。這連續不斷的火力攻勢，我軍難免有所傷亡。但，爲了達成戰鬥任務，我受傷官兵，無論傷勢有多重，總是緊咬牙關，絕不呻吟。就這樣，我軍陣地一

片沉寂，儼然「棄守陣地」。

日軍以爲我們已經撤退了，乃以部份步兵向我陣地作試探性進攻。我陣地一無反應，任被東搜西索。他們確認我軍已退，盡出其步兵，在裝甲車前導與掩護下，直向禹王山與運河挺進。

這時，我在禹王山前進指揮所，見敵人運動至「罾」中時，親自發射「罾中捉鼯」攻擊信號令——連續三發槍榴彈。

春雷乍起！沿運河北岸，一望無際的麥田裏，我機關槍與步槍交織成一片嚴密的火網，直罩敵人的攻擊陣面。日軍發現我步兵出現時，驚愕之餘，乃知中計，因而迅速撤退。說時遲，那時快，我排山倒海的砲彈和機關槍子彈，由禹王山射出，有如銅牆鐵壁，阻絕了敵人的歸路。在西邊的臺兒莊，友軍正在進行總反攻；而在禹王城右翼的高地，除原有加強連外，晚上又補足一個營的兵力，強大的火力，使敵人向西逃命的機會也歸於幻滅。看樣子我們捉鼯捉定了。

入我陷阱智殲強敵

戰況激烈！敵人戰車，企圖開闢一條「退路」。可是一切都在我們的預計中。它們不是掉進我們的陷阱裏彈動不得，失去戰鬥能力，就是爲我野戰砲與重機關槍集中射擊所摧毀。還有戰鬥能力的戰車，由於我戰車的突然攻擊，只能自保，再無餘力支援其步兵戰鬥了。

那是短兵相接，最慘烈的肉搏戰鬥。日機空自盤旋，無所用其武。且架次銳減。他們的野戰砲突然沉寂。這種情況，於我軍大爲有利。肉搏

戰，本是雲南健兒習以為常的戰技，日軍自然不是我們的對手！下午一點鐘左右，消息傳來，臺兒莊東莊升起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這表示我們擁有整個的臺兒莊了。這對我一八二師來說，無異吞下了一粒又一粒的精神維他命；士氣丕振，戰志昂揚到了極點。「嘿」聲盈野，「殺」聲震天。向全世界自詡「無敵皇軍」的日寇官兵，這一仗，非死即傷。倖活命者，亦為我軍所虜

。好一場澈底殲滅戰！坂垣師團所派遣攻擊我軍陣地的精銳，竟爾全軍覆亡！黃昏時，我軍已獲全勝。在沿北洛、燕子井、劉林和石佛寺一線，斷續的槍炮聲，明白顯示：臺兒莊地方，在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七日，我們在那裏打了一場偉大的勝仗！臺兒莊大捷，雲南健兒，又表現了一次對國家的忠愛！

四月二十六日，六十軍奉命為後衛部隊，為

大軍西南轉進執行掩護任務，逐次向肅縣九里山集結。六十軍在禹王山一帶抵抗日軍侵略凡二十三天，光榮地完成了固守禹王山一帶國土的任务，使運河北岸安然無恙。並協同友軍，打了一次震驚全球的大勝仗。

民國三十八年盧漢誤上賊船，中了毛共統戰詭計，晚節不保，令人痛惜，但是台兒莊之戰，為國殉身的無名英雄，永久值得我們景仰崇拜。

萬墨林著 滬上往事

第一、二、三、四冊出版
合售新台幣貳百捌拾元

國大代表、前上海米業、雜糧公會理事長、農會理事長萬墨林，出身寒素，閱歷閱富，自少年時期即為滬上聞人杜月笙之親信總管，黃浦灘上光怪陸離波譎詭秘的奇聞異事。萬氏莫不親身經歷，耳聞目覩。抗戰八年期間，尤曾在上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驚險場面，敵偽內幕，歷歷如數家珍，又復兩度被捕入獄，飽受酷刑。七十歲以後為中外雜誌撰「滬上往事」，毫無保留的將政壇祕笏，當代奇聞和盤托出，極獲中外讀者重視。現已第一、二、三、四冊全部出版，欲購從速，俾免向隅，每冊柒拾元合售貳百捌拾元請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中外文史 叢書 壯遊八十年

陳 沅 教授著
定價平裝380元 精裝450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名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唐山、上海交大生活。留學美國準備一年。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回國後教學生活。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赴美爭取鐵路器材。聯總救濟工作。行政院救總工作。回憶民航空運隊。避難香江十年。晚年在美教書奇聞。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全書陸佰叁拾頁。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叁佰捌拾元。精裝肆佰伍拾元，現已出書歡迎購閱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